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HEILONGJIANGSHENG SHEHUI
KEXUE XUESHU ZHUZUO CHUBAN
ZIZHU XIANGMU

斯托扬诺维奇 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刘欣然◎著

SITUOYANGNUOWEIQI SHEHUIZHUYI LILUN YANJIU
SITUOYANGNUOWEIQI SHEHUIZHUYI LILUN YANJIU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黑龙江省社会科学学术著作出版资助项目
HEILONGJIANGSHENG SHEHUI
KEXUE XUESHU ZHUZUO CHUBAN
ZIZHU XIANGMU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斯托扬诺维奇 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刘欣然◎著

SITUOYANGNUOWEIQI SHEHUIZHUYI LILUN YANJIU

SITUOYANGNUOWEIQI SHEHUIZHUYI LILUN YANJI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斯托扬诺维奇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刘欣然著.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 - 7 - 207 - 10480 - 9

I. ①斯... II. ①刘... III. ①社会主义理论—理论
研究 IV. ①D0 - 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1853 号

责任编辑: 王 琳 李文越

封面设计: 王凯宏

斯托扬诺维奇社会主义理论研究

刘欣然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网 址 [www. longpress. com](http://www.longpress.com)

电子邮箱 [hljrmcbs@ yeah. net](mailto:hljrmcbs@yeah.net)

印 刷 黑龙江艺德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0.25

字 数 17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10480 - 9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451) 82308054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对于斯托扬诺维奇社会主义 理论探索的重要意义

对于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彻底反思,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索,是20世纪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在这里,我要着重指出的是,东欧新马的各位理论家经历了东欧地区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改革,直到20世纪末东欧地区社会主义制度解体的整个历史进程。因此对于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就尤为具有发言权。

而对于社会主义理论这一领域的研究,我们应该首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重要流派——实践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斯托扬诺维奇,刘欣然的《斯托扬诺维奇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包括了马克思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探讨,对斯大林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批判,关于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讨,以及对于社会主义内含的伦理思想的阐释等内容。

一方面,这部著作不但是国内第一部对斯托扬诺维奇社会主义理论进行全面展示的著作,而且还提供了详细的解读和述评,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另一方面,这部著作对于全面展开20世纪历史条件下世界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历程的学术研究,同样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我们从中可以获得对于更加健康地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的可资借鉴的启示。

张奎良

2015年7月24日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跋涉 ——对社会主义及其未来的反思

人类发展史是一个时空交错的坐标系,回首我们刚刚走过的 20 世纪,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气势磅礴的图景。人类对现实的种种思索,无论是认同还是否定,或是批判与赞美,这些思想所碰撞出的火花共同叙写了 20 世纪质感丰盈的理论画卷。可以说,与 20 世纪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相比,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们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索更为深刻和丰富。这不仅与他们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有关,更与他们亲历了东欧各地区的社会主义的革命、建设、改革,直至解体的历史进程有关。我们甚至可以说,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改革的理论探讨直接推动了 20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演进历程。几乎没有哪一个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没有对社会主义的理论或实践问题进行过反思,而在这一研究领域,南斯拉夫实践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斯托扬诺维奇,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思考又是独树一帜的。

斯托扬诺维奇(Svetozar Stojanović,1931 年 10 月 18 日—2010 年 5 月 7 日)是实践派贝尔格莱德哲学研究中心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是塞尔维亚的哲学家和政治理论家。他既研究哲学又对政治感兴趣,同时也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专门对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历史进行研究的史学家。1931 年斯托扬诺维奇出生在南斯拉夫(现在的塞尔维亚)的克拉古耶瓦茨市,这个地方是南斯拉夫王国的军事与工业的中心,他的父亲是一名商人,母亲是一名全职的主妇,他的家族在当地是非常兴旺的。他的父亲也是一名共产主义者,所以,斯托扬诺维奇在幼年时期就已经心怀共产主义理想了。父亲希望斯托扬诺维奇成为一名知识分子,所以从小就让他学习德语和英语。斯托扬诺维奇 15 岁开始学习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尤为感兴

趣。19岁的时候就加入了南斯拉夫共产党,他坚信共产主义会使人民富裕起来并实现社会平等,为人们提供工作、受教育的机会以及医疗保障。1951年他进入贝尔格莱德大学学习,1955年毕业后成为伦理学专业的一名助教。1960年他申请到了英国牛津大学的奖学金继续学习。随后,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当代元伦理学》^①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曾是《实践》杂志编委会和科尔丘拉夏令学园的重要成员,是《哲学》杂志的主编,创办了《观点》杂志并长期担任该杂志的主编,是贝尔格莱德大学《探寻改革的方向》杂志的主编,后来还担任《实践》杂志国际版编委、贝尔格莱德大学哲学和社会学系的主任。斯托扬诺维奇于1977年当选为法国巴黎哲学院院士,并在美国、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大学任教。斯托扬诺维奇一共撰写了七本书,发表近百篇期刊文章。斯托扬诺维奇写作的语言主要是英语和塞尔维亚语,大体上我们可以将他的学术生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他未加入实践派之前进行的研究。从1951到1955年,他在贝尔格莱德大学学习了四年,毕业后很快找到了助教这一职位。五年后他去了英国,在牛津大学继续学习。他的博士论文《当代元伦理学》是一本伦理学方面的著作。

第二阶段是他积极参与实践派的各种理论活动的阶段。从1963年至1968年斯托扬诺维奇作为实践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积极参加实践派举办的一系列哲学会议。这些会议主要以探讨进步、自由、民主为主题,批判政治制度对市场经济和人的全面发展的阻碍。这也导致了斯托扬诺维奇和实践派的一些主要成员的社会活动一度被严格限制。1975年1月南斯拉夫当局为保证社会思想稳定而将实践派在大学任教的一些成员开除出大学。斯托扬诺维奇也被开除出贝尔格莱德大学。在此期间,他的研究重点从纯粹的哲学问题转向与当前社会紧密相连的现实问题。同时他也成为国际人道主义研究学院的一名重要成员,他长期掌管贝尔格莱德哲学和社会理论研究所。并担任美国、德国和其他一些著名大学的客座教授。1987年至1990年期间,他担任《实践》杂志国际版的主编,同时也是科尔丘拉夏令学园理事会的成员之一。期间主要著作包括:《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探索》^②,斯托扬诺维奇认为这本书是与他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关于社会主义及其未来的反思》^③的

① Svetozar Stojanović, *Contemporary Meta - Ethics*, Belgrade: Nolit, 1964.

② Svetozar Stojanović, *In Search of Democracy in Socialism*, Prometheus Books, Buffalo, NY, 1981.

③ Svetozar Stojanović, *Between ideals and reality: a critique of socialism and its fu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思想是一脉相承的,1988年出版了《改革——从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到戈尔巴乔夫》^①(*Perestroika: From Marxism and Bolshevism to Gorbachev*, Prometheus Books, 1988)的著作。

第三阶段斯托扬诺维奇的研究与政治紧密相连。他与另一个塞尔维亚的政治理论家科瓦切维奇,在贝尔格莱德共同创立了塞尔维亚——美国中心,也就是后来的国家战略中心,促进了塞尔维亚和美国的对话与合作。2000年以后,他是总部设在波士顿的《哲学和社会评论》杂志编辑委员会的成员之一。他担任前南斯拉夫总统多布里察·乔西奇的特别顾问。期间撰写了著作《南斯拉夫的崩溃:为什么共产主义失败了》^②和《塞尔维亚:民主革命》^③还有两本塞尔维亚语著作 *Autoritet Bez Vlasti: Dobrica Cosic Kao sef Drzave* F, Hardcover, Visnjic. 和 *Na Srpskom Delu Titonika* Hardcover, Filip Visnjic。斯托扬诺维奇撰写的论文主要有:《共产主义的倒塌、资本主义的危机以及人道主义国家》,发表于《哲学和社会批判》第36期;《当代南斯拉夫的哲学》,发表于《伦理》第76期;《关于真理的争论何时才能有答案》,发表于《克罗地亚哲学杂志》第11期;《野兔与伦理的自然主义之争》,发表于《心灵》杂志第72期等。可以说,积极参与实践派活动这一时期是斯托扬诺维奇学术生涯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一方面,是其理论积淀的重要时期,为其日后的学术生涯获得了重要的理论资源。另一方面确立了他在实践派中的重要地位,为日后逐渐转向其个人的理论研究打下了基础。

《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关于社会主义及其未来的反思》是他的代表作,这本书包含了丰富的内容,其中包括马克思经典作家对于社会主义理论的探讨,对斯大林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反思,对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有益探索,以及对社会主义该走向何方的合理建构。

在序言中,我们将会主要围绕,对斯大林主义和国家主义神话的批判和他对以自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改革的探讨以及对社会主义伦理学的建构三个方面,概要地向读者展示《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关于社会主义及其未来的反思》的内容,这些问题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争论中的热点问题。

① Svetozar Stojanović, *Perestroika: From Marxism and Bolshevism to Gorbachev*, Prometheus Books, 1988.

② Svetozar Stojanović, *The Fall of Yugoslavia: Why Communism Failed*, Prometheus Books, 1997.

③ Svetozar Stojanović, *Serbia: The Democratic Revolution*, Humanity Books, Buffalo, NY, 2003.

一、对“国家主义神话”的批判

在斯托扬诺维奇看来,社会主义之所以要改革,主要源于社会主义理想与现实之间巨大的落差——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景与苏联及东欧各国社会主义现实之间的反差。而这一矛盾的症结与张力就是斯大林所推行的社会主义运行模式从本质上背离了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理想。斯托扬诺维奇指出:“若没有最直接可能的普遍性民主,以内部团结、合作、互相激励为特征的真正人类共同体就不可能产生。只有在一个真正自治的共同体中,才有可能消除阶级与集体剥削以及人对人的奴役和统治。当然,相反的情况也是真实的:阶级区分与冲突的消失是实现完全自治的民主的先决条件。如果马克思主义关于自由理解的本质元素是人决定其生活状况和生活方式的力量,那就很容易证明最大限度的自由可能存在于一个具有普遍而最直接可能的民主的共同体中。在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中,决定生活状况和生活方式的力量一直都与社会整体相异化,并被一些小团体所掌握。斯大林主义者们通过背信弃义地断言社会主义的使命是建立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遗产的政治民主不同的经济民主,来坚持对他们关于民主的灾难性后果做出合理性解释。然而,人们已经证明,若没有政治民主,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无法创造出经济民主。”^①

在斯托扬诺维奇这一核心思想中包含有他关于社会主义的观点,因为按照马克思的逻辑去理解,若要扬弃异化的各种形式,实现人的自由与发展,必须以自由生产者的联合体这一形式去实现社会主义。而问题的关节点就在于在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中,现实的社会并没有朝向建立生产者联合体的方向去发展。这一社会模式不断地强化集权统治及官僚组织机构,对人个体的自由与整个社会的民主更是不理不顾。鉴于东欧各国对社会主义的探索刚刚起步,便被纳入到苏联一体化模式的进程中,在被“斯大林化”的过程中逐步采纳接受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因此,那些早已设定好的社会主义的改革内容,已经摆在了他们的前面,而斯托扬诺维奇认为,若想使社会主义从理想变为现实首先就要从突破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体制的弊端开始。

^① Svetozar Stojanović: *Between ideals and reality: a critique of socialism and its fu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97 - 98.

在斯大林主义和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反思中,斯托扬诺维奇有一个突出的理论特点,即他根据对当时历史条件与革命客观环境的分析,他认为斯大林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把列宁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不得已而为之的社会主义合法化,从而走向了不断强化国家与官僚组织机构,继而离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想渐行渐远。所以斯托扬诺维奇认为导致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走向僵化的首要原因在于斯大林主义对社会主义的错误理解。具体说来,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国家建立国家社会主义体制,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强化国家,没有启动使国家逐步走向消亡的程序,这是导致国家主义神话的首要原因。因此,斯托扬诺维奇在《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关于社会主义及其未来的反思》一书中,深刻地剖析了斯大林国家主义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他指出:“当代马克思主义者们已经细致地刻画了这种具有双重面孔的社会主义国家——既扬弃异化,同时又正在走向异化。然而,不幸的是,即使他们之中最严厉的批评者也没有深入到在社会主义国家和斯大林主义国家之间划出一条理论界限的程度——这条界限就是消解社会主义的国家主义神话的前提条件。他们看到,斯大林主义的国家已经失去了扬弃异化的特征,它已经成了产生新的、更为严重的异化之根源,但他们仍然没有反对它所宣称的社会主义特征。但是,在我看来,当异化达到这种程度之时,就有可能只探讨国家主义,而不探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事实已经证明,私有制不仅能被社会所有制取代,而且也可以被一种新形的阶级所有制——国家所有制所取代,因而,与此相伴的不是在社会主义中,而是在国家主义中产生出一种新的经济—政治异化模式。”^①

这也就是说,政党替代了,或者更为准确地说“取代”了工人阶级,对社会进行全面地执控,实行高度的集权制管理,这就使官僚制不断地被强化。马克思认为巴黎公社带给我们的经验就是一定要无产阶级本身而不是任何以工人阶级名义去掌握政权,而在斯大林体制下,并没有像列宁所反复强调的那样,使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直接参与国家的管理,而是政党和官僚阶层掌握了特权,国家成为了这些政治先锋进行统治的工具或者说是手段。斯托扬诺维奇认为,按照马克思的理解:“社会主义革命必定不只是政治的、经济的或道德的革命,甚至也不只是社会的革命;

① Svetozar Stojanović: *Between ideals and reality: a critique of socialism and its fu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33 – 34.

确切地说,它必然是总体的人道主义革命。因此,保护它在各个领域的协调发展,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职责之所在。否则,它的各个维度就会彼此分离,每一个维度都力争变成绝对,把自己强加给其他所有维度。若局限在一个维度之中,进步就会陷入停滞,也许在同一领域中甚至会导致倒退。随着政治的绝对化,就会出现官僚政治”。^①

基于以上分析,斯托扬诺维奇认为,不能把这种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就理解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它早已与马克思本真的社会主义构想相去甚远。他认为:“如果社会科学没有充分意识到它的哲学——人道主义的前提,那它就不能是批判性的。否则,它就会成为作为多样的人的一个维度的政治的一种辩护形态或职业托词。当不加批判地假定各种社会目标时,社会主义中的科学也会轻易变为一种操纵人民的有效手段。换言之,社会主义中的政治也必然会在对立的两极之间摇摆:尽管政治无疑仍是一个充满偏见和异化的领域,但它同时——就它是革命的而言——也实现了人道主义纲领,是扬弃政治异化的有机组成部分。”^②

所以,斯托扬诺维奇强调一定要对现存社会主义进行改革,这种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无论给马克思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造成了消极的影响,在斯大林化的历史进程中,斯大林模式逐步强加给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这样就使各国的社会主义发展均带有一种国家主义的特质,正是从这样的视角出发,斯托扬诺维奇把构建以自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作为社会主义未来发展的希望所在。

二、以“自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改革

在对斯大林主义及其社会运行模式反思之后,斯托扬诺维奇在《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关于社会主义及其未来的反思》一书中又阐释了他关于以“自治”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改革的一些思想。一方面,斯托扬诺维奇把民主确立为社会主义改革的方向与目标,另一方面,他结合东欧各国特别是南斯拉夫的自治的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践,阐释了他的以“人”为核心的自治社会主义模式。实质上,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其他反教条主义的理论家们都认同人道主义社会的价值目标,也都

^① Svetozar Stojanović: *Between ideals and reality: a critique of socialism and its fu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12 - 13.

^② Svetozar Stojanović: *Between ideals and reality: a critique of socialism and its fu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13.

把民主建设作为社会主义改革的路径,所以他们共同强调扬弃政治异化,冲破政治官僚主义,推动工人直接参加管理,使国家逐步走向消亡,建立以“自治”为核心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斯托扬诺维奇认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工人直接管理自己的生活、生产进程,并以此建立社会制度,这种民主的核心破除集权统治,使生产者成为真正的社会管理者,建立民主的共同体。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和本质诉求。可以肯定,斯托扬诺维奇和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以“自治”为核心的社会改革的设想是符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解,也与列宁主张的社会主义体制相一致。列宁在苏维埃共和国刚刚建立的时候,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1918年4月)中就把工人和全体人民参加管理,作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和社会建设的核心人物。列宁强调,苏维埃民主制建立了大工业无产阶级的最优良的群众组织,“这种组织是劳动者先锋队能够领导最广大的被剥削群众,吸收他们参加独立的政治生活,根据他们亲身的体验对他们进行政治教育,从而第一次着手使真正全体人民都学习管理,并且开始管理。”^①列宁特别强调,全体人民的管理体制机制的建立可以有效地抑制官僚制的发展,防止国家走向强化。“必须坚持不懈地发展苏维埃组织和苏维埃政权组织。现在有一种使苏维埃成员变为‘议会议员’或变为官僚的小资产阶级趋势。必须吸引全体苏维埃成员实际参加管理来防止这种趋势。在许多地方,苏维埃的各部正在变成一种逐渐同各人民委员部合并的机关。我们的目的是要吸收全体贫民实际参加管理,而实现这个任务的一切步骤——愈多样化愈好——应该详细地记载下来,加以研究,使之系统化,用更广泛的经验来检验它,并且定为法规。我们的目的是要使每个劳动者做完8小时‘分内的’生产劳动之后,还要无报酬地履行国家义务。过渡到这一点特别困难,可是只有实现这种过渡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彻底巩固。”^②

斯托扬诺维奇同所有实践派哲学家一样对民主的理解是始于人的自由而有意识的活动的本质的,强调扬弃人与官僚统治的异化,以自治为手段推进社会主义的民主建设。他写道:“社会主义的历史任务首先是使民主普遍化并把民主引入整个社会,其次是使民主变得尽可能地直接。只有当最直接可能的决策模式得以发展

① 列宁:《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04页。

② 列宁:《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04~505页。

时,完全普遍化才是可能的,反之亦然。社会所有制是这样的民主不可或缺的条件。但对这种关系的依赖不仅仅是单向的:只有当截至目前我们已描绘的那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民主存在时,所有制才能真正成为社会的。在南斯拉夫,人们恰恰强调以工人自治为基础的社会自治是这种民主的基石。毕竟,民主在本质上不过是社会的自我治理。因此,我们可以说,在历史上民主的程度直接随着公民事实上治理社会的程度的变化而变化。”^①

同时,斯托扬诺维奇指出,也必须意识到,斯大林主义者们坚持所谓的社会主义的使命是建立与资产阶级政治民主不同的经济民主,这样来理解社会主义民主会导致灾难性后果。人们已经证明,若没有政治民主,工人阶级和劳动大众无法创造出经济民主。仅仅有经济民主并不能铲除斯大林主义所不断强调的政治统治,以及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模式。这就会使广大群众处于异化的状态之中,只有不断地推动与限制权利的集中化,不断地推动国家消亡,才能最终战胜这种“国家主义神话”。操作层面来讲,就需要不断地推动权力的分散化,使广大人民群众在任何领域均能获得参与决策的权力,这就是通常我们所说的自治的社会主义。正如斯托扬诺维奇所说:“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的社会化以及人的自由和自主权发展的理想,都在自治的共同体中找到了最肥沃的土壤。完全有在人格自由与原则上可能和别人团结一致之间的这种综合。在这样的共同体中,就会有阻止人逃避自由和放弃责任的最有利条件。当人民共同以尽可能直接的方式去决策所有重大问题时,就最有希望避免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之间的冲突。只有一个由具体而非抽象的公民所组成的共同体,才能为超越二重化的人(homo duplex)创造条件。”^②

从实质上来看,在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中,人道主义是社会主义改革的价值诉求,政治民主是社会主义改革的目标与方向,而自治的社会主义其中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则是社会主义改革的总体框架。或者说一种崭新的社会主义模式,这种模式不但是大多数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推崇的也是东欧各国一直以来社会主义的改革方案,可以说东欧各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尤其是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改革在人类探索社会主义的历程中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① Svetozar Stojanović: *Between ideals and reality: a critique of socialism and its fu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98 – 99.

^② Svetozar Stojanović: *Between ideals and reality: a critique of socialism and its fu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98.

斯托扬诺维奇认为,自治不仅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否定,也是对现存社会主义官僚集权制度下的国家主义结构的否定。他说:“尽管革命专政不是民主,即,人民的统治,但它在很大程度上为了人民的统治。然而,它的这种不民主形式不久就开始对它的内容产生了破坏性影响。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统治只能在短期内是有助于人民的统治,而之后就很容易转变为反对人民的统治。革命者们必定理解,有助于人民的统治的唯一永久保证就是人民自己的统治而不仅仅是革命者们的属人性质。在专政开始时,革命先驱想当然地认为会得到劳动大众的支持,但不久之后,就使自己陷入从民主的角度去验证这一假定的危险之中。若没有与人民的这种冲突,革命先驱就很容易变成保守的精英。”^①这也就是说,自治制度不但要严厉杜绝私有制,同样也杜绝以国家、组织以人民的名义去占用生产资料。这就要求我们以建立新的社会所有制为基础,并且强调直接民主,按照这一思路所确立起来的民主机制一定要根植于所有社会生活的领域。这才是公民作为一个自由的个体所直接参与的、直接的、普遍的民主。

斯托扬诺维奇还强调,在国家主义神话的笼罩下,工人仍然处于雇佣关系,因为他无法支配自己的劳动果实,工人不仅无法参与到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甚至连自己的生产与分配都没有任何影响作用,在这种状态下,工人阶级仍然处于异化的状态,只有通过重塑生产关系,劳动者才能掌控自己的生活与命运。只有通过这样一系列的过程,才能扩大人的自由的范围,才能为实现总体的人、克服人在任何领域单一化的发展开辟道路。因此,斯托扬诺维奇认为,推进社会主义自治的进程,就是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建设的历史进程。

三、社会主义伦理学与民主的一社会主义人格培育

在构建自治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中,斯托扬诺维奇同时也阐释了他的社会主义伦理学思想。他认为:“评估一种思想体系的标准之一就是它具有包含人类所有关键问题的能力。要是在社会生活的道德维度前无能为力,那它就不够完备。以实现最彻底的人道主义理想为目标的一种革命运动怎么会仍然缺乏一种成熟的

^① Svetozar Stojanović: *Between ideals and reality: a critique of socialism and its fu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107 - 108.

伦理学呢?”^①所以在斯托扬诺维奇看来,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一定蕴含着深刻的伦理学底蕴。原因就在于它是探讨人作为一种实践的存在,并且一切的人类实践活动都是为了追求人的解放这一终极目标。实践范畴决定了人类活动的价值标准,即一切人类活动必须以保障人的发展为前提,任何活动若要获得积极的价值意义,都必须使人的主体地位得以确立,即由实践的具体展开,异化现象得以消除,进而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斯托扬诺维奇正是把人的实践活动作为实现人的个体解放这一社会主义运动的最终目标的途径,才使得他的理论有了伦理学的底蕴。他说:“马克思著作的人道主义伦理基础由扬弃异化、自由、社会平等和正义、消除剥削、社会阶级的消失、国家的消亡、创建生产者自治联合体等概念组成。如今,令人满意的社会政治伦理学是不可能绕开这些价值观念的。马克思对伦理学的贡献必须要通过这些价值观念的激进化和具体化中来寻找,而不是通过一种基本的伦理标准的构想来寻找。时至今日,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一直试图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寻找证实这样的一种标准,却徒劳无功。”^②这也就是说马克思的伦理学不同于传统伦理学的说教,他的伦理学不是督促个体在道德层面完善自己,而是分析不人道的社会秩序所产生的原因。换句话说,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首要任务就是唤醒工人阶级对自身利益和历史使命的深刻认识:凡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就是道德的,凡不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就是不道德的。进而激活使工人阶级自觉地产生革命的伦理行动,斯托扬诺维奇认为:“这是一种革命的、实践的伦理学。马克思坚持对导致邪恶的社会状况进行彻底变革。他的人道主义既不是道德化的,甚至也不是以道德为主的,尽管它确实包含着道德的维度;反之,它是实践的 and 革命的。这种人道主义力图揭示非人的社会秩序的起因,并不把结果放在关注的首要位置上,而不像仍保持着天真和软弱无力的乌托邦社会主义那样。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与其说依靠于道德的感染力和影响,不如说依靠那些更为基本的东西——工人阶级的利益。马克思学说的任务是促进唤醒工人阶级对自身利益的意识。”^③

① Svetozar Stojanović: *Between ideals and reality: a critique of socialism and its fu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137 - 138.

② Svetozar Stojanović: *Between ideals and reality: a critique of socialism and its fu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152.

③ Svetozar Stojanović: *Between ideals and reality: a critique of socialism and its fu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143 - 144.

斯托扬诺维奇还认为,对任何一种革命和社会体制都会孕育相应类型的性格特征。实质上,正是性格构成了人的道德的核心。而性格又是动机和行动的焦点,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它也是整个道德现象的焦点。斯托扬诺维奇提出,“革命处于准备和实施阶段时,共产主义运动培养了一种革命集体主义的性格类型。随着革命的蜕变,一种支持集权式国家主义人格类型的集权式国家主义体制出现了。当然,这种蜕变不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主义社会为民主的一社会主义的人类类型提供了条件。”^①这也就是说南斯拉夫现行的社会制度导致了工人阶级形成了集体主义的性格类型,这是一种对人的个性泯灭,也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所以斯托扬诺维奇倡导用民主的一社会主义的人类类型超越集体主义性格类型。他说:“只有一个实行整体社会自治的体制才能为实现民主的一社会主义的理想人格提供充足的依据。革命集体主义应当被社会主义的人格主义超越。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的核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变形);而当然是社会化的人格。若没有同时进行社会的人格化——人格主义的社会主义,那真正社会化的人格——社会主义的人格主义——当然是不可能的。民主的一社会主义的人格类型承认而不是掩饰社会主义中个人、团体与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他不仅有意识地去满足一般利益,而且也去满足团体与个人的利益。但他是从社会主义中的社会利益只有通过个体利益与团体利益的民主统一而不是通过把它们湮没在社会集体之中才能得到保障这个事实出发的。”^②而导致这种集体主义性格产生的根源就在于革命目的与革命手段的相异化。这也就是说,将建立革命组织变成了革命最终的目的,把建立革命组织这种革命手段当作革命目的本身。

斯托扬诺维奇认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不成熟的共产主义把社会平等原则绝对化,并在这个过程中否定了个体性原则。另一方面,把个体性原则加以绝对化也与成熟的共产主义相异,因为这会导致否定关于社会平等的任何可能理想。”^③这也就是说,成熟的社会主义人格的构建是用人道主义的而非庸俗的享乐主义超越了革命的苦修主义。成熟的社会主义人格的品格是批判,它必须吸收利用不成

① Svetozar Stojanović: *Between ideals and reality: a critique of socialism and its fu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157 – 158.

② Svetozar Stojanović: *Between ideals and reality: a critique of socialism and its fu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166 – 167.

③ Svetozar Stojanović: *Between ideals and reality: a critique of socialism and its fu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209.

熟的社会主义所包含的某些要素,同时保留并深入发展积极的、伦理的、人道主义的因素。

在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中,斯托扬诺维奇是极具批判锋芒的理论家。在他的理论论述中,也存在很多局限性和不合理的论述。例如,在一些方面,斯托扬诺维奇有时脱离现实历史条件和社会制约因素,对现存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些批判过于极端和偏颇;他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现实之间的落差,一直坚守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价值诉求,但是有时对一些问题的论述容易走入理想化的极端,而对现实缺乏足够的具体的和历史的分析,等等。但是,尽管存在这些问题,尽管南斯拉夫的自治社会主义探索最终没有能够结出丰硕的成果,斯托扬诺维奇和其他东欧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社会主义立场出发,对于社会主义改革所做的理论探索还是具有重要的价值,无论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理论,还是对于我们更加积极地推进社会主义改革,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目 录

绪 论	1
一、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2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5
三、斯托扬诺维奇社会主义理论的独特性	9
四、本书所解决的问题、研究方法及框架结构	14
第一章 斯托扬诺维奇社会主义理论产生的背景	17
第一节 时代背景:解放与束缚的变奏	17
一、斯大林化策略的推行	18
二、斯大林主义的致命要害	19
三、非斯大林化的历史进程	20
第二节 青年马克思和 20 世纪新马克思主义对其理论的影响	22
一、理论渊源:青年马克思批判的人本主义	23
二、思想先导:20 世纪新马克思主义对其理论的影响	27
本章小结	32
第二章 斯托扬诺维奇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	33
第一节 实践哲学的理论框架	33
一、实践哲学的理论观点	34
二、实践哲学的基本内容	37
三、实践哲学同传统哲学的不同	40
第二节 实践哲学是一种社会批判哲学	42